

皇清经解续编

皇

清

經

解

集

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七十三

南菁書院

儀禮管見三

長洲褚寅亮稽升著

士相見禮第三

指諸侯之士言而天子之士及采仕之士

亦在其中因平敵相見之儀而推之以至於見卿大夫見

國君又推之以及卿大夫之自相見見國君又推言侍坐

侍食之儀下至庶人禮亦逮焉蓋所包者廣矣

吾子有辱 注訓有為又言已不能先來而子反自屈辱也集

說作本字讀亦得

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 注云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已是原所

以託言不能習禮之故

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 敖氏亦以為受

於門中與昏禮受壻贄同誤

主人請見賓反見賓出後主人不送而使擯者請見賓亦不辭而反見蓋來見之意本欲相歡洽故也其儀則曲禮所云凡與客入者一節備之

擯者吾子辱使某見辱字當一讀謂辱臨也因辱臨而已出見之故謙言若彼使之者然

賓奉贄入今使交際以來而速答爲敬於同日則愈敬古人以異日爲敬同日而往謂之殘日故注云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亦因答者之敬心以爲差也敖氏云不俟主人之迎而卽自入蓋急欲還贄且尊主人也夫還贄何爭此斯須之頃而汲汲如是且賓旣尊主人主人顧傲然自尊不出迎乎揆

之情理斯不然矣經不言者儀已具上文耳注所謂同日異日是迭爲賓主之事疏以聘賓及尸例之恐未當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

夫雖不親答亦可暫受而卽還之而終辭而不受者嫌於待嘗爲臣者之禮也入時一拜尊卑不敵也送而再拜無論尊

卑皆然也惟喪禮之送賓也一拜

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上主人辭贄而云不

足以習禮謙辭也此則直云賤私而不足與行還贄之禮則

是質言之并非謙矣語似同意大別

飾之以布維之以索既裁縫衣其身翼并在內矣止繫聯其

足可也敖添翼字欲補注未備實不必

執贄至下 士大夫相見既有擯者又有迎與不迎之節若臣

見於君直造君所而已故注明之集說云至下謂當帶凡奉

者當心提者當帶 此執物高下之節也執贄當帶見至尊者

之禮也以至下為 當帶可備一義又云臣以贄見君時君位

在路門外之東南 向此則未知何据

庶人見於君 此條注汲古閣本脫去庶人之摯驚五字統言

之則民亦庶人別言之則民自民在官者乃為庶人庶人見

君有摯民見君無摯此經庶人指在官故注引曲禮文

安而後傳言 注本爾雅釋詁文郭注爾雅亦即引此經文為

證又詩以安以侑 毛傳亦云安安坐也可見古人訓安總以

安坐為義無有言 心之安和者且此安字指俟君安坐而言

不指已說敖氏言未可從

與眾言言忠信慈祥出敖氏因大戴禮注引此文無忠信二字

遂欲刪之不敢從

敖氏因大戴禮注引此文無忠信二字遂欲刪之不敢從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眾皆若是竊疑此

大人君與公卿大夫俱在內與上文大人略別注專指君敖

言專指公卿大夫俱偏至毋改二字以注正容體義爲長敖氏

言謂不可以久故或改則經文始中卒三視已屢變矣何得言

毋改乎眾字亦不必從今文作終蓋公所固可眾人俱在也

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上經所云視面視抱雖有

上下而目精專注只一直線不旁遊也若旁遊則目光可四

注矣蓋不四注不足以察親體之安否但雖旁遊而仍不得

上過面下過帶耳集說謂與視面視面視抱無異如是則何謂遊

目

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注謂伺其行起即視無形聽無

聲也若云益恭意反寬矣

君若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

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 君若客之則命之祭即玉藻

前一條是也若不以客禮待之而適無嘗食者則此經君祭

先飯云云是也若有嘗食者則此經若有將食者云云及玉

藻若有嘗膳者一條是也當分三節看此經視玉藻少客禮

待之一層玉藻視此經少不以客禮待之而無嘗食者一層

兩經參考始備始明

君若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 此燕見賜爵故臣先卒爵與燕禮無算爵時得

君賜爵待君卒爵乃飲者不同以待飲禮輕也下席再拜稽首則儀與燕禮無算爵時命所賜者同亦以禮輕故不下拜也其授虛爵亦與以授人與觀此經知士於侍飲侍食時堂上亦有席

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 辭退下三字連讀對上臣不敢辭之文也三辭對上不敢因辭遂出之文也敖云大夫起而退則君興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於北三節皆辭之故曰

三辭亦通

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 敖氏謂言非敵不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七十三終
可以接見張爾岐謂言無故不敢輕見張說似勝敖又謂先
見之先亦當作走謬也庶人見國君則不爲容進退走耳此
僅尊卑不敵何至相見而不爲容耶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 此條疑有脫
誤不敢強爲之說若依注則是大夫士下脫去其使二字也
執玉者則惟舒武舉前曳踵 賈疏不爲疾趨正解舒字之義
不疾趨而徐趨所謂舒也武舉前曳踵乃徐趨之狀也未嘗
不趨而其迹促狹故前若舉而後若曳也陸氏佃乃以舒武
爲句足迹旣舒則步開闊而無曳踵之狀矣上下文義不相

背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七十三終

長沙王善化劉

賓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七十四

南菁書院

儀禮管見四

長洲褚寅亮摺升著

鄉飲酒禮第四 鄉飲酒之禮其別有四而此篇爲鄉大夫

賓賢之事賈疏論之甚詳但此禮雖主與賢能選有德者
爲賓介三賓而餘皆齒序若有遵則席在賓東而不與鄉
人齒是選賢之中仍寓尙齒貴貴之義州長習射有賓無
介若有遵者則以公士爲賓自賓而外皆齒序雖曰習射
尙功而兼貴貴尙齒猶鄉飲也其黨正飲酒則專爲正齒
位而行禮故豆之多寡與年遞增而五十以下俱立侍於
堂下然考周官黨正之文曰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
族三命不齒則尙齒之中仍存貴貴之義焉按天子三命

以下皆士故如此分別若侯國則自一命以上苟位列大夫卽不以齒序爲少異耳以上三禮皆行之於在官者也至疏謂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禮此卽論語所云鄉人飲酒也竊意此禮雖曰飲賢然不過在坐皆賢者耳其賓介等必以年之先後次第爲之若以德則近於標榜矣若以貴又非尊賢之義矣玩杖者出斯出之文不云賓而云杖者蓋賓卽杖者中年之最高者故卽以杖者名賓也賓出而其餘杖者俱出矣孔子亦隨之而出矣若猶德不尙年年少者旣爲賓杖者安得不俟而先出乎明乎此則知此禮必兼年高有德者爲之矣或謂此禮不立賓介夫不立賓則獻酢酬之事俱不可行矣故燕義曰立賓

主飲酒之義也見凡飲酒必立賓也其或有賓無介如州
長習射之儀亦未可定但賓必兼年德耳說論語者往往
以鄉大夫賓賢黨正正齒位之禮汨之故詳辨於此

設篚於禁南東肆加二勺於兩壺此篚內實三爵一觶獻賓
獻遵獻工皆爵酬賓用觶記言賓至而徹篚少牢禮尸卽位
而徹篚其節一也第此則覆篚而卽加勺彼俟徹篚而始加
勺爲少異耳

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此篚內實三觶一爲司正所舉而
奠之其二爲二人舉觶行無算爵前一人舉觶爲旅酬始者
仍奠於篚卽二人所舉中之一故止三觶

主人一相迎於門外相依注主人之吏爲的不審學中何緣

得有有司敖氏說恐臆撰

主人與賓三揖 主賓入門後各向北稍前主西面賓東面是

相鄉也俟介及眾賓以次入門訖乃相揖而轉身相背行卽

注所云將進揖也主東行至阼階堂塗南賓西行至西階堂

塗南各轉身向北則由相背而相見矣因又揖注所謂當陳

揖也主賓各由東西陳向兩階行於庭中行三分之二遙當

碑處則因有碑隔而又揖注所謂當碑揖也凡揖皆緣向背

而生注極分明敖氏汨之不可從說又見士冠禮

賓進東北面辭洗 賓降直西序之位必稍南於洗故只須進

而東行以辭

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 注訓繚爲垂紵

而不解弗字之義案說文云弗橋也又云橋舉也然則鄭意蓋謂舉左手以垂紵肺乃以右手絕其末以祭弗字易明故不釋也但篇中俱從士禮獨此從大夫禮未詳

與席末坐啐酒 冠禮冠者啐醴不卒觶亦在席末則此之席末啐酒不爲西階上卒爵起見明矣

自席前適阼階上 凡升席由下降席由上正也降亦有時而從下由便也東鄉西鄉之席以南方爲上則降從南方爲正今旣啐酒於席末則身在北矣故卽由便從北而降轉過席前以適阼階注云由便明本非正也敖氏謂升降皆由下反以此從北方降爲正非也後介不啐酒而自南方降席則從降由上之正矣敖氏欲護前說乃云介尊於禮輕者或得由

便則尤非試思介身在席中並非在南此便何從生乎按鄉射賓升席自西方注云賓升降皆由下疏云主人在東降不由上敬主人然則升降皆由下惟賓耳

賓北面坐奠觶於薦東 注謂酬酒不舉故奠於左此通例也
卽記所云凡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也集說云堂上則左之堂下則右之各從其便試思左右之便豈以堂上下而生別乎旣違鄭義且乖記文 酬觶不舉故奠而不授又不敢必賓之不舉故仍奠薦右賓則遷於薦左以示不舉上經之辭辭其奠薦右也謂辭親酌己者非謂辭奠而不授者似矣猶未盡

主人揖降賓降立於階西

將與介行禮故揖賓示自己將降

之意非揖使同降也賓見主人降亦遂自降矣凡欲入欲升欲降必先揖以示其意禮也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 以下經眾賓復位之文決之則此時介與眾賓已在西階下賓南之位矣疏是也

介升席自北方 自南方降席 升由下降由上升降之正經於此特明著之

介降洗 主人自酢而介乃降洗者恐已飲之爵不潔也

卒洗主人盥 注謂盥者將爲介酌疏謂自飲而盥者尊介兩說相發明惟尊介故雖代之酌而亦盥也此較敖氏達介意之說爲長達介意在自酢不在盥

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答一拜 大夫尊故旅之而不